

同一个动作，为什么就好看呢

刘连群

近两年，一度较为沉寂的京剧武戏又开始活跃起来，振兴武戏渐成为上下各方的共识，这是一件大好事。武戏历来是京剧艺术的“半边天”，具有很高的观赏性，许多戏迷、老观众喜欢上京剧，是从少时看武戏开始的；京剧出国交流，走向世界，武戏也一直是必不可少的“主打”节目。

谈到武戏的观赏性，使我想起武生大家厉慧良先生的一则轶事。他曾经五次为毛泽东表演，其中一次是1959年9月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，毛泽东来天津视察工作，他演了《挑滑车》。过后，陪同接待、观看的天津市市长李耕涛，问厉慧良：“你的有些动作，和别人一样，是同一个动作，为什么就好看呢？应该好好研究一下！……”

厉慧良先生在追述这段话的时候，脸上带着风趣还夹有几分自得的微笑，可惜我当时只注意他的生动神情，没有及时询问他是怎样回答的，过后是否进行了“研究”，结论也就不待而知了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“好看”涉及戏曲艺术的一个大问题，又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。

“好看”实际讲的就是观赏性，观众在看戏过程中的审美体验。戏剧作为一门舞台艺术，是演给人看的，自然需要具备观赏性，而中国戏曲基于自身的基本艺术特征，这一点更为突出和鲜明。布莱希特曾经说过：“中国的戏剧似乎力图创造一种真正的观赏艺术”，美学家李泽厚认为：中国戏曲“实际上并不以文学内容而是以艺术形式取胜，也就是说以美取胜”。他们所指，都关乎“好看”，戏曲又是以表演艺术为中心，随之就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演员身上。

应该承认，艺术创造是离不开天赋的，演员在舞台上一动一静的潇洒、帅气，同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风度一样，包含着某种天然的气质，苦练可以练成一身硬功夫，却很难练出帅、俏来，所以和“国剧宗师”杨小楼合作多年的老艺人王长林就说，杨在台上的处处好看是“胎里带”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文汇“笔会”曾在我写厉慧良的一篇稿子中配发他早年的剧照，《四郎探母》的“过关”一场，他衣领斜插令箭，亮相时脸稍微偏向一边，神态十分自然、优美，似乎已经透出几许日后的帅气来，可那时他还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啊。这就含有天分的因素。当然，艺术又绝不能只凭天赋，特别是高度程式化的戏曲，一唱一念、一招一式都有规矩，不经过严格的正

规训练，动作不规范、不标准，是不可能“好看”的。厉慧良的基本功就非常扎实，在《挑滑车》《长坂坡》等剧中，扎着大靠跑圆场，上身笔直，脚下的步子又快又匀，在台毯上行云流水般地移动，使人联想到钟表表的秒针，形体动作精准到如此程度，没下过一番苦功行吗？

还有他在久享盛名的代表剧目《艳阳楼》中的“上马”、“趟马”和别开生面的“醉打”，前者显示出坚实而娴熟的腰腿功夫，掌控动作幅度、节奏的能力；后者表现横蛮霸道、贪酒好色之徒而又武艺高强的骄狂恶少高登，在酒醉状态中与几位好汉对打，先后使用枪、大刀等兵器，时而脚步踉跄，时而身子摇晃，却打得招式清楚，层次分明，通过诸多变化打出了别一番韵味，也离不开运用自如的把子功。厉慧良少时以文戏为主，嗓音变声后改攻武戏，这一从文到武的转换，谈何容易！他曾经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练功，由于怕睡过了头，事先对好三个闹钟接力鸣响，真可谓把自己逼到了极限。

然而，天赋加上苦练还不是“好看”的全部谜底。艺术家创造美好的舞台形象，还必须勤于思考，坚持从

人物和剧情的需要出发，精心构思和运用所掌握的程式、技巧。戏曲人物画家张天翼告诉我，他和厉慧良同在京剧院工作期间，常画厉的舞台速写，画完拿去给人看，厉慧良总是不满意，边说边给他做示范动作。他回去仔细琢磨，再看厉的演出，再画，又给厉看，往往如此反复多次，才能获得首肯。他终于清楚了，原来厉的每组身段，每个瞬间的漂亮动作，都是有目的、有想法的，经过了严密的构思和设计，而且反复雕琢。这印证了厉慧良生前常讲的经验之谈：表演上的快与慢、多与少、动与静、大与小的关系都要统一好。他还有一句话，也可以作为研究“好看”的参考：演员应该是“运动员+作家”。“运动员”当指武戏演员以动为主，而“作家”就是强调创造性的思维了。

记得一位西方舞蹈家讲过，芭蕾舞要求一个好的舞蹈演员，永远都应该是雕刻家或画家的模特。舞台上鲜活的瞬间和流动的美，是很难用文字描绘和形容的，梅兰芳曾引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的话，评述杨小楼的表演艺术：“紧动联绵，循环超忽，调格逸易，风趋电疾……”这几句话，应该也可以用于艺术巅峰时期的厉慧良。

美，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。中科院院士也是戏曲研究家王选，在《萦绕一生京剧缘》一文中说：“我知道杨小楼演《连环套》，黄天霸与巴永泰长亭会面，在跑圆场后，有一个‘四击头’勒马回头转身亮相的动作，非常漂亮。我1962年看高盛麟的演出，他这个动作也非常漂亮……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，高盛麟老了以后，那个动作也走样了，已经不是当年风采了。”本世纪初，一位武生名家在天津演出《艳阳楼》，沿袭厉派有名的“三次上马”动作，演到第二次“上马”的时候，台下有老观众大声喊道：“刚才那次还行，这次可比厉大爷差点儿……”人们都笑了。一个“转身亮相”，一次“上马”动作，都深切地留在观众的多年记忆里，情不自禁地比较、追寻，内中饱含着对美的珍爱和期待。

看来，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，“好看”都确实值得重视和研究。舞台姹紫嫣红，美并不拘于一格。但在艺术多元竞争，大众娱乐欣赏日趋多样化的今天，京剧武戏除去要有跌、打、翻、摔的硬功夫，对独具风韵的“好看”的追求更不可淡化或缺失，由此才可能真正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。



角色系列（国画）周京新



哈尔滨，离得开，忘不了

程树榛

有“东方莫斯科”和“东方小巴黎”之称的哈尔滨，曾经是我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地方，被我视为“第二故乡”，我虽然离开她已经多年了，但是，心中无时不在怀念着她。

我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是1956年的夏天，我是作为三年级工科大学生来这里一家工厂进行生产实习的。那时，我们冒着炎夏酷暑，带着一身汗水，从关内的一座大城市，来到了哈尔滨。刚下火车，我们便感觉好像来到了另一个天地。那清凉的微风徐徐吹过，空气中透出一股凉爽的惬意，闷人的暑热和粘稠的汗水，一下子完全消失了，身心顿时感到异常舒畅。那一夜，我们都舒心地睡了好个觉。

令我意外的是，我们居住的宿舍竟然位于美丽的松花江江边。那飞珠泻玉般的江水，一下子就让我们年轻的心为之倾倒了。每天在完成实习功课之后，正好已夕阳西下，我们便集体出动，携手游览。从横跨松花江大铁桥起处，登上江堤，然后漫步江岸的斯大林公园。落日的余晖，洒在波光如镜的江面上，金翅金鳞般的波纹，熠熠生辉；岸边的白杨、垂柳，在徐徐晚风中，枝叶碰撞，发出轻轻细语，如情人切切絮絮。在缕缕游人中，偶见三二金发碧眼的俄罗斯青年男女并肩搭背走过，平添几许异域风情。我们在绿色的长凳上坐够了，便拾级而下，踱到喧哗的江水面，女同学们席地而坐，有点羞怯地脱下鞋袜，把双脚浸泡在清凉的水中，轻轻拨弄着水花儿，像孩子般地嬉笑着；我们这些小伙子们，都换上游泳裤，从高高的江岸上，跳进大江之中，在江水深处嬉游畅耍。那时的松花江水特别清凉爽，一江碧水，清澈见底，岸边的水草，撒欢的游鱼，都一览无余。我们迎着波浪，或飘浮水面，仰观天上的星星，或潜入水底，与鱼儿捉迷藏，或互相追逐，一比高下，直到夜深了，感到疲倦了，我们才依依离开江边，返回住

地。在途中，望着夜色下马路两旁风格迥异的各种建筑，心中不由漾起片片美的涟漪。如水的月光，透过密密的树丛，现出斑驳的花影，温柔地抚在我们青春的躯体上，心里充满甜美的温馨。偶尔从某楼房的窗口隐隐传来俄罗斯古典音乐的雅韵，余音袅袅，引起心灵的震颤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我们不由激动地相约：毕业后，一定请求分配到哈尔滨工作，为美丽的夏都贡献出青春和智慧。

但是，生活往往难以按照人们的美好愿望来安排。我的命运之母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着。次年，在一阵风暴后，它被冲到遥远的边疆一个鲜为人知的达族之乡——富拉尔基停泊下来，我的哈尔滨仲夏之梦随之破灭了。

斗移星转，一下子过去了20多年，谁知生活又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安排，我竟然被调到黑龙江作家协会工作，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哈尔滨人了，住在风景秀丽的文联大院里。

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个难忘的夏天，我的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女儿放假来到哈尔滨。她们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，次日，便央求我带领她们游览市容。

绿色长廊，长廊中的绿叶红花，美丽的自然风光，令她们赞不绝口，孩子似的向我说：爸爸，这个地方太美了！我说：更美的还在后边哩！于是，我牵着她们的手，走出绿荫蔽日的公园，朝中央大街走来。在那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，我一边走一边向她们介绍：这条大街始建于公元1898年，到现在快九十年的历史了，这条石板路就很不简单，是当年俄国一个著名的工程师设计并亲自监工铺成的。这些石块为花岗岩雕成，每块长18厘米，宽10厘米，其形状、大小如同俄式小面包，你们看，一块一块，精精巧巧，密密实实，光光亮亮，路铺得这样艺术、美观，实为世间罕见。据说，一块石头价值一块银元呢！这条大街简直就像用黄金铺成的。女儿们听了，感到十分惊讶，赞叹不止。接着，我又指着街道两旁的楼厦说，你们看，这些建筑风格各异，独具特色，它们融汇了世界各种建筑样式，所以这里有“建筑博物馆”的美称。大女儿就学于北大国际政治系，似乎经多见广，立刻便辨认出街道两旁建筑的特点：哪座是哥特式的，哪座是巴洛克式的，哪座是拜占庭式的；二女儿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，不仅对文学的各种流派比较熟悉，而且对眼前这些建筑物特点也能叫出个名堂，什么“折衷主义”、“新艺术运动”、“法国主流派”和“后现代”等，也说得头头是道。听了她们的解说，我很高兴，觉

得她们确实是长大了，知识丰富了。但是，我还是告诉她们：这些建筑最大的一个特点是，涵盖了欧洲最具魅力的近三百年的文化发展史，可谓“五步一典”、“十步一观”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历史上精深久远的建筑艺术，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，在我国的所有城市中也堪称一绝。

我们父女三人一边观赏一边议论，不知不觉天已过半。二女儿说：爸爸，我累了，走不动了，休息一会儿吧！我说：正好，该吃饭了，咱们找个地方打打吧！面前就是著名的马迭尔宾馆，你们也应该去见识见识。这座属于“新艺术运动”的建筑，造型简洁、舒展，自由而流畅，不同的色彩，不同的穹顶造型，呈现出亲切宜人的魅力，体现出西方建筑艺术的精粹。在赏心悦目的情景中，我点了一席纯粹的俄式西餐，女儿们大快朵颐，吃得嘴角噙香。她们俩都不约而同地说：今天可大开眼界、大饱口福了。

此后不久，首届东北三省作家联谊会在哈尔滨召开，我们黑龙江作协作为东道主，负责接待兄弟省和北京上海的作家朋友。这些文友们刚到哈尔滨便向我们提出要求：游览太阳岛。因为当时的一曲《太阳岛上》正在全国传唱，人们对太阳岛充满了美丽的向往。

我们当然应该满足这个要求。于是，我这个省作协主席就成为当然的带队者。选择一个早晨，我们便集体出

发。事先，我还请有关同志在秋林公司买了一些“大列巴”、啤酒和香肠，专门搞了几块油毡纸，这些都是为野餐准备的。

我们特意选择了乘轮渡过江。滔滔的松花江水在旭日的映照下，波光闪闪。站在渡船的甲板上，人们远远地便看到江湾处有一片茂密的森林，郁郁葱葱，幽深邃远，令人产生一种梦幻般的神秘感。大家不禁同声高呼：看啊！太阳岛到了！

弃舟登岸后，我们避开人多喧闹的马路，排着队长沿一条细长的小路，走进太阳岛的深处。这里是一片幽静静谧的世界。参天的林木笔直地挺立在深黑色沃土上，密密层层的枝叶，遮住了灿烂的阳光，偶尔从叶丛中筛出斑驳的花影；大树底下，开满了矢车菊、蒲公英以及许多不知名的野花，地面上呈现色彩斑斓的花毯；间或有一二造型别致的小木屋，伫立在密林里。周围非常安静，耳边仅能听到枝头小鸟的鸣啭和枝叶碰撞发出的悄声的耳语。

文友们铺上油毡纸席地而坐，大家三五一群，或引吭高歌，或低吟新调，或讲述文苑掌故，或笑谈近来文坛佳话。放浪形骸，无拘无束，全身心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中去。到了中午时分，大家取出已经准备好的啤酒、香肠和“大列巴”，沐浴着清凉的夏风，开怀畅饮起来。大伙儿推杯换盏，猜拳行令，欢声笑语，传遍太阳岛的半隅，引来不少游客驻足观看，大家也全然不觉。

后来，大家都对此行充满美好的回忆，直到现在，有的文友还念念不忘那次太阳岛难忘的聚会。

我想终生居住在哈尔滨，但是生活作出了另外的安排，此后不久，我竟然奉调来北京，出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。我离开哈尔滨到了北京，就一直定居到今天。但是，哈尔滨是忘不了的，它的美好景色，一幕幕依然清晰地印在我心中。

云边路
大地不会烧尽

甫跃辉

收回家，堆积于幽暗的耳房，油菜秆仍留在田里，日复一日，被太阳收尽了水分。我随父母来到田里时，天色已近黄昏。晚霞映照大地，地上遍布奇异的影子。我们搬了些油菜秆到推车上（或许，在那之前，我们已经来过好几趟），决定把剩下的几堆油菜秆烧了，据说这样可以肥田。

是父亲先点燃了第一堆。那让我后来在上海常常默想的场景出现了：先是浓黑的烟冒出，再是牛血似的火苗蹿出，缓缓蚕食，吞噬，蔓延，最后，火光熊熊，黑烟腾腾。

从火堆里，我抽了一根燃烧着的油菜秆，跑到这边又跑到那边，点燃了第二堆第三堆。我们守在油菜田的角，看火越来越炽烈，连成澎湃汹涌的一大片。哗哗啦啦的声响，衬托得黄昏愈发寂静。在不远处，也有别人家点燃了油菜秆；更远处也有。忽然，我为一个大隐患忧惧起来了：如此这般任由大火泛滥，难道大地不会烧尽了吗？

然而，还没得出结论，我又有了新的忧惧——

焰火之中，虫蚁纷乱地翻飞，它们的翅膀，很快就要烧尽了，正发出一股股古怪的气味儿。这些微介的生命，是逃不脱这一场大劫难了。它们会呼喊吗？我是听不见的。它们有名姓吗？我是记不住的。但这一幕是那么深切地撼动了一个少年的心。

火光照得四围的沟渠、土石、树木和草窠纤毫毕现。滚石山上爷爷的坟头也凸显在这大光明里。就连我自己，也异常孤立地凸显于这大光明里了。大光明里，我站立着，正和爷爷的坟头遥遥相对。

许多年后，读到萨缪尔·贝克特薄薄的《终局》，克劳夫声音含糊地说：“我打开了我那单人牢房的门，我走了。我的背驼得这样厉害，我见到的只是自己的脚。要是我睁开眼睛，在我的双腿之间只有一点儿浅灰黑色的灰尘。我对自己说，这大地熄灭了，尽管我从未见它发过光。（略停）就这样孤零零地走着。（略停）当我摔倒时，我将因幸福而流泪。”

恍若被一束闪电击中了。我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少年来了，暮色沉沉，少年擎着火奔跑，身后是一堆一堆新生的火。终于，他气喘吁吁地站在大火边，大火在他脸上镀上了一层殷红，他兴奋又忧惧，如痴如醉。那个看似稚嫩的问题再次跳出来：大地会烧尽吗？虽然从未发生过，但谁又能未去担保呢？

反复读了好多遍，我确定，那“单人牢房”是无所不在的。生命、亲朋、语言、生活、记忆、审美、躯体、种族等等，乃至最后必将到来的死亡，无一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单人牢房。我们被不知不觉地拘禁住了，找不到也常常忘记了去找那扇门。

于我来说，写作或许是那唯一的希望之门？

又三四年过去了，晦暗光阴里没写出几篇东西。我将其中一些搜罗来，分别归置在“爱”和“死”这两个巨大而恒久的主题底下，作成一本新的短篇小说集。我忘记那次阅读，我想，书名或许正可以叫做“这大地熄灭了”。

这大地熄灭了，但是我见过它燃烧的，且相信大地是不会烧尽的，“浅灰黑色的灰尘”，正作了大地的营养。几场雨过后，灰烬融入泥土，土里长满水稻的新苗，水稻成熟、收获，稻草晒干，又会生出新的火苗。



“文汇报”微信二维码